

<<司马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司马迁>>

13位ISBN编号：9787546126845

10位ISBN编号：7546126843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黄山书社

作者：高光

页数：447

字数：5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司马迁>>

前言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

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

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

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

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

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刳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

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男性，但我可不可以呼吸？

可不可以思想？

可不可以阉割你的历史？

我想这种心理，这种可能性，在司马迁的心里是存在的。

幸好项羽、刘邦生在汉武帝之前，至少是生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前，这便使得《史记》中的许多文字得以渗透他的生命之血。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

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人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

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

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铁而歌。

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那将缺少震撼的力量，也不可能动人心魄。

司马迁作为“男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因而他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深刻的。

要明白，一个男人分身成为“女人”，不仅男人从此消失了，连人的根本也不存在了。

这时应细心地去寻找这个“人”，虽然你逐渐找到的这个人，可能“男不男、女不女”，可能历经悲苦，篷头垢面，但决不能轻易放弃。

如果历史浓重的宿命色彩，最终笼罩在作者头上，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躲是躲不开的。

文学性的“性”是人。

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

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那样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

必须认识到，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有着自己的“怪癖”，在写他时，我们要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让他有更原则性的根本，有更新的发掘和呈现，而且这种发掘和呈现必须是自然的，悲凄的，又是无法回避的。

<<司马迁>>

在这缓缓的发掘和呈现中，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因为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司马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自尊，自卑，自信，自残”，这种种态度注定他的生命是血肉模糊的，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大气。

他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比常人更深切的体味，这让他抱定与书中人物共患难的决心。

要把这个人写得淋漓尽致，就得从自己身上剥下那层人皮。

不必在意他的行止，他被实施宫刑前的战战兢兢，被实施宫刑后的压抑和狂妄。

他的压抑与狂妄，是种本能，一种本性。

在那样一个时代，礼当然是要用的，但用礼来拘束你的心性，你怎么会成功？

司马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正视自己不能成为男人时的悲哀。

在他看来，人的物欲是其次的，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理想；你可以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但你不能放弃最高理想。

司马迁寻求的是种“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

这是中国文化对生命的一种关注，一种悲悯。

在写司马迁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男人的“痼疾”。

他们很自傲，但又自卑；很自信，但又胆怯：很自以为是，但又左右徘徊。

这种男人的尴尬，让你左右为难。

实话说，当我指出中国男人的痼疾很容易被找到时，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容易找到”意味着泛滥成灾。

司马迁真的能阉割和匡正历史吗？答案是否定的。

他只能把握住他自己，那是坚定的把握，真心的把握，又是一种无奈的把握。

当他气势汹汹地写出他的个人心境时，以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宰”。

但他偏偏又被弄成了残疾，生命之中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而他又要将一切历史弄成不能承受之轻，这中间的艰难、困厄，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司马迁从来没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一个高尚的人。

但他的行为又那么卑微，那么有心机，那么繁复。

他毕生都在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化为实际，那种个性化表达，体现着中国人的特性。

当他把《报任安书》写出来时，心是痛的，在滴血。

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平静了，当阉割发生时，他先是愤怒，再是平静，再是自然面对，再又心生怯弱，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假如你是有家的，假如你是一个阉人，假如你仍然在寻求一种男人的气魄，假如你还有男人的胸怀，这时的你是尴尬的，同时又是可怕的。

司马迁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当人类真正用自己的个性去书写历史时，就有自己的担忧了。

而担忧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基本事实。

我不相信司马迁可以变得很从容，也不相信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使他变得很卑琐，但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实是存在的，一切皆掩盖在最后的辉煌之中。

文化表达个性，也表达司马迁的一种生态。

生态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获得这个态度，就有了一种真实。

没有这个态度，就没有真实。

在我们表达文化时，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司马迁写刺客，写忠，写侠，最精彩。

他从刺客列传中得益最多，笔触也最独特，可说是酣畅淋漓。

这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阉人同样也有极大的冲动。

同时又从反面证明，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并不总是有效。

追溯起来，这大概是一种最古老的气韵所致，可以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掉历史的表面，他为了生存而被

<<司马迁>>

迫戴上的那层面具，从而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真实。

他这时能内在地表露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把握写出来。

于是文字之中的他，才有了张扬的极致。

生命在司马迁的躯体中，一次次步入辉煌。

这种种辉煌是可信的，自然的，但总与艰难困苦相伴相随。

这里既有司马迁实现辉煌的艰难困苦，也有作家表达种种辉煌的艰难困苦。

《虎符》的表达实现了一种极致，基本上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写细、写活了，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很自如的女人。

可它也让人有些怀疑：你的表述真的达到了那么自然吗？

是不是还携带一些杂质？

因此，在《司马迁》的写作中，必须格外谨慎。

人的写作惰性是需要时刻警惕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

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

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

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

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

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一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

在这里，司马迁的肉体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

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

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

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

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

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

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

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

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

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

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

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

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

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

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

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

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

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

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

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

<<司马迁>>

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

这很无奈，也很悲壮。

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

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

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

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

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

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

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

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2005年，一个冬夜

<<司马迁>>

内容概要

作为文人，司马迁对李陵投诚匈奴一事秉公直言，引来汉武帝刘彻的雷霆一怒，获罪、下狱、腐刑，接踵而至。

为了完成司马一氏的使命、父亲的遗愿、自己的宏伟理想——《史记》，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出狱后，随着《史记》各篇陆续问世，他名声大振大噪，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和器重。

出入宫闱之间，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一个痛苦的参与者，司马迁看尽豪气万丈的灌夫，有情有义的窦婴，骄纵意气的田蚡，人性智慧的李陵，算盘打尽的公孙弘……死的死，走的走，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剧。

命运的无奈，世事的琐碎，宫廷的苦涩，人心的难测，成就了一部流传千年的《史记》。

<<司马迁>>

作者简介

高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血劫》一书，与莫言、韩少功、刘索拉等知名青年作家一道跻身于深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之列。

已出版现代长篇小说《生死哀荣》、《北方图腾》，历史小说《孔子》、《司马迁》、《虎符》、《秦王恨》、《西施》、《岳飞与秦桧》，武侠小说《末路狂花》等60余部。

电影《葵花劫》、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我想有个家》等剧作者。

<<司马迁>>

书籍目录

自序 扪心追问司马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后记 给自己一个说法

<<司马迁>>

章节摘录

牢房昏暗，从小小牢窗隙透一缕月光，司马迁就看见对面牢里坐起了人，几个人扑上去，像是扼住一人的咽喉，想把他生生掐死。

那人呃呃地吐不出求救声。

司马迁两手抱着监栏，看他们杀人。

但见把人用腰带系在牢栏上，轻声喝吼：拿出钱来！

人咕咚一声坠地，喘息好久，才说：真没钱。

点起灯笼来。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用带子扯拽人头的竟是狱卒。

狱官在一旁站着狞笑：没钱你就没命了。

司马迁大喝：来人！

狱官踱着慢步来问，太史令有什么吩咐？

司马迁说：他要有钱，早就上交给廷尉府赎罪了，你还要他拿什么钱？

狱官乐了，太史令，这里住的也是人呀，也得有吃有喝，谁都不拿钱，我们吃什么？

看司马迁生气，他咯咯笑起来，盘着腿，坐在监栏外，跟司马迁谈心似的：太史令，人想活着，就别到这捻儿来，到这了，不管是谁，男人就成了女人，女人给弄成了废人，老的升天，小的下地，是死是活，你自个儿说了不算。

就拿你来说吧，圣上要是想起你，咱狱里就拣不到便宜了；要是圣上不惦记你，你可就归咱惦记了，那时你咋说也得给咱狱里使上点小钱儿。

司马迁盯着狱官的脸，这脸是瘦巴条儿，满脸都笑出了纹儿，得意极了。

司马迁说了两个字：小人。

狱官乐了，小人？

在你太史令眼里，我就是个小人。

我挣几个钱儿？

你吏禄六百石，也算不了个大官，在人家刘丞相、田太尉眼里，你也只是个小人。

今晚我就让你看看小人的手段！

狱官一挥手，两个狱卒就把那人头从监栏中间扯出来，双耳给栏杆蹭扯得流血，耳朵给蹭掉了一只。

。又用带子扯勒脖子，用力往外拽。

栏窄身大，扯拽不出，那人杀猪似的惨叫，只叫了几声，就无声无息了。

狱官蹲过去看，叹息说：小人，小人啊。

小人如草，一扯就倒。

司马迁两手握拳，双眼通红：草营人命，草营人命啊！

狱里的囚犯大乐，有人吼：拽，拽！

有人数数儿，数完就摇头叹息：不行，这人太不行了，怎么连五个数儿都挺不过，昨天那个老婆子还能熬过十几个数儿。

看来人越壮，死得越快。

夜深了，司马迁两手握着监栏，还在凝望。

尸体仍静静地躺着，似乎随时会从噩梦中醒来，站起身来，一眨眼就消失。

一条人命在眼前活生生给戕害了。

司马迁说，还说什么盛世天下，说什么大汉刑律？

都是胡扯！

眼前又闪出汉武帝刘彻来，一时心里有话急于向刘彻倾吐。

圣上啊，自古以来的好皇帝，都是得克制自己呀，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静。

天下是你的不假，可也不能天天贪欲无度，长此下去，长安会变成残垣，大汉会成为废墟！

司马迁挺直胸膛，向黑暗中的汉武帝慷慨陈词。

<<司马迁>>

他左手虚握着，好似握着一卷竹简。

右手食指指指点点，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点大汉天子，使他能成为古往今来的圣明君主。

他很激动，想到了直笔春秋的董狐，浑不怕死，直接写弑君大罪，宁死也不肯更改一字，这就是史官。

史官是做什么的？

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匡正帝王过失的人。

廷尉张汤走路总盯着自己的脚尖，耳朵一耸一耸的。

眼睛看着脚尖。

走路就稳；耳朵尖尖的，能听清周围的动静。

他站在汉武帝面前，能完全屏住呼吸。

他有一点不安，一旦他来，就要圣上做出大的决策，都是些很难决断的事儿。

有时刘彻就盯着张汤的脸细瞅，像看一帧画卷。

张汤表面上很镇定，心里直打鼓，尽量面无表情，要杀一个人，就得拿捏好分寸：圣上要是舍不得，而又不得不杀，就像壮士断腕，很悲壮的；张汤的脸就面带戚色。

要杀掉一个恶人或是枭雄，张汤的脸就会有些振奋，甚至右手虚虚地握成拳，让拇指朝上对着汉武帝，轻轻地挥两下，表示自己的态度。

汉武帝很喜欢张汤，时常想到父皇的大臣郅都。

“苍鹰”郅都是父皇的得力臣子。

父皇用左手抚摸郅都脊背，轻轻拍了两下，那手势像拍一只凶猛的獒犬，像抚摸真正的苍鹰。

那一刹间，刘彻明白了什么叫天子。

这会儿，张汤在他眼里也是一只凶猛的獒犬，一只振翅欲飞的苍鹰。

张汤右手一挥的手势，有点不男不女，但刘彻看上去觉得很自然，只不过稍嫌做作。

张汤说：太尉交上来的钱一共是九十万，是给李陵家人交的。

依大汉刑律，只要能交上三十万钱，就可免一人死罪。

请圣上决断，要不要释放李陵的母亲、妻子、弟弟？

刘彻问：谁这么有钱，太尉田蚡肯拿钱救人啦？

张汤犹豫了一下说：听说钱来自茂陵。

刘彻火了：这些富户、豪强真有钱啊！

把他们迁往茂陵，就是让他们老实点，他们还敢管李陵的事儿？

张汤不出声，只是垂手肃立。

聪明的朝臣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什么时候说了等于没说，什么时候一言不发却胜于说了许多。

刘彻心中恨恨，天下庶民面对着天子，就像草丛迎向猛虎，猛虎一啸，草就匍匐，有谁敢在他面前傲然挺立？

李陵家人是死是活，只能凭他一句话。

茂陵富户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出九十万钱来救李陵家人，这让他十分气恨。

他问张汤：大汉刑律说过，凡有死罪，人三十万钱可免，你收了人家九十万，为什么不放人？

张汤看汉武帝脸颊上肌肉一抽一动地跳，知道皇上动了真怒，说，九十万钱摆在廷尉府门前，没有圣上的旨意，我不敢让他们搬进去，只派人看守，请圣上决断。

刘彻扬头，放声大笑，笑声又戛然而止，问张汤：放在你府前的钱，是大汉的钱呢？还是茂陵人的钱呢？

张汤很镇定：圣上说它是大汉的钱，它就是大汉的钱。

圣上说它是茂陵的，它就是茂陵人的。

刘彻冷笑了，说：我可不敢说。

张汤还是站得笔直，越是这时，神色就越谦恭，他只等待刘彻的一句话。

刘彻心里叹息：蠢货！

如果是田蚡，他就会办好这件事，然后满脸得意地前来禀报。

<<司马迁>>

如果是刘屈麓，他就会撒着两只手，一句句地问：圣上，这可怎么办呢？

张汤不是刘屈麓，也不是田蚡，他心里有好几个主意，但决不会自己先说出来。

刘彻说：你把钱放在府门前，是不敢收呢，还是不能收，还是不想收？

张汤抬起了头，刘彻看清了他的脸色，还好，是一张很谦恭的脸。

他说：我不敢收。

刘彻说：你怕我要杀这三个人？

张汤说：我怕。

怕什么々无话侣神仁，中有话。

P12-14

<<司马迁>>

后记

写《司马迁》时，心里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写作中。

我时常想：一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出路，这么没有尽头？

况且他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和乐趣，一生就这么在沉重的负轭中蹒跚而行。

人的生命有两重性，兽欲的人要求的是释放，便有了肉体的盛宴，有了人类的延续；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向往用智慧的光芒辉映人类，这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有了仁慈。

但为什么司马迁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人呢？

他像那些可怜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阉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躯壳，虽然还能喘息，但这也只能说是苟延残喘；人还活着，却活得卑微琐碎。

活在苟延残喘、鸡零狗碎中的司马迁，竟写下了《史记》这部不朽史章！

想想人也真是够神的。

在此，我们应该承认，从司马迁起始，文人的两重性就被决定了，他们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也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创造最伟大的著作。

换个说法，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历史与文学总还会有的，无论你怎么压迫它，怎么看不起它，践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流传于世，哪怕像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那样残损地存在，残损地流传。

文人的华章都不会那么老实，都可能存在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琐的证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时的发泄。

就因为具备这两重性，中国文学才更色彩斑斓。

谁能阻止一个人在他私下抒写的文字中说几句胡话呢？

谁会在意它的求实与愤懑呢？

只要它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有用的，人们一再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这文学曲解这人类的独特语言，把它驯化成温和而详尽的说明，以求说服人。

不去太苛求自己。

人生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何必总给自己过不去？

司马迁就是你。

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

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的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

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

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

你还有自己的什么创造吗？

没有了，你只是他，他也是你。

文人有失落感。

有双重性，就具有了复杂的性格。

你能从司马迁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人的品性。

你可以发出叹患，可以很在意你的文章，但你总躲不开他。

司马迁的得意是小得意，你也有这种小得意。

司马迁的患得患失是一种狭隘，你也不见得宽厚；司马迁的惧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担忧与恐慌，你也同样，生命在你手里从来就是一种担惊受怕。

从来就轻松不起来。

没有人从自己出发研究司马迁，更没有人像研究自己一样去研究司马迁。

每逢说到自己。

便言过饰非，便口是心非，司马迁便成了他人，便在司马迁的痛苦与审慎中逃逸。

说得更露骨一些，你那是害怕承担艰难，害怕承担痛苦。

那是因为司马迁已经替你承担过了。

<<司马迁>>

你把你的怜悯送与他了。

但你还有没有一丝不安，有没有一丝感动，有没有一丝惧怕呢？

你肯定有。

卑琐使你忘记了他是与别人一样的人，使你忘记了你本该的担承。

人类总得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寻求新的精神与食物，在这一点上。

你与司马迁永远无法分离，你与他是骨头连着骨头，筋连着筋的。

因此，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6年2月15日北京通县武夷花园

编辑推荐

《司马迁:旷世巨著背后的那个卑微男人》编辑推荐:司马迁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以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作者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走进了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疼痛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

作者在司马迁身上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在这缓慢的发掘和呈现中,读者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

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

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辛酸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